

薛舒：徜徉在文字的时光里

■ 口述:薛舒 作家
■ 记录:陈姝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人物简介·

薛舒,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委员、上海市作家协会副主席。小说多次登上《收获》文学榜、中国当代文学最新作品年度排行榜、城市文学排行榜等,曾获《人民文学》奖、《上海文学》奖、《中国作家》奖、《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奖、《北京文学》优秀作品奖、《长江文艺》双年奖等,出版小说集《成人记》、长篇小说《钱镇》、长篇非虚构文学《远去的人》等十余部作品,被译成英文、法文、德文等。



写作不是为了实现梦想,也不是为了编织故事。对我来说,写作就是时光流动的方式。在文字的时光里,把记忆的碎片沉淀、拼合,于是,生活就再现了。

非虚构的老年生活

最近,我的长篇非虚构文学作品《太阳透过玻璃》已经完稿,这是我写的第二部有关养老题材的作品。

在《太阳透过玻璃》这部作品中,我试图以“老年病房”为中心,写出老年人生病后延伸出的相关社会人的故事,反映城市养老谱系中,最广泛也最平凡的“老年病房”中各种人群的生存状态,真实地描绘老年病人、家属、护工等一系列普通人,在与疾病、挫折、命运抗争与和解的过程中的坚韧和追求。

5年前,我写过一部长篇非虚构文学作品《远去的人》。当时,我的父亲患了阿尔茨海默病,他从最初的片段式的失忆,到后来出现幻觉、大面积失忆,他开始忘记自己的亲人,忘记他的家,甚至忘记了他自己。这个过程,作为亲历者,我感受到了他“失去”的痛苦,父亲在“失去”的过程中,正一步步离我们越来越远。

《远去的人》写的就是父亲患了阿尔茨海默病后的三年中的故事,作品出版后产生了一定的社会反响。我发现,在上海一个这样的老龄化日渐加深的城市中,如同我父亲那样的老人,以及与我家有同样经历的家庭有不少,《远去的人》让他们产生共鸣,同时对有着相似经历的人群有些许抚慰作用,这对当时的我来说,也算是一种文学以外的收获。

这一次写《太阳透过玻璃》,也并非意外,这些年,我在照顾父亲的过程中,关注到最多的就是老年群体的生活,同时也感受着时代的变化与发展。因为《远去的人》写的是自己的父亲,且是非虚构,过于接近自身,就有种不忍卒视以及揭开伤疤的疼痛,有时候

会写得泪流满面。写出来了,也会有种宣泄的痛彻和畅快。

这一次写《太阳透过玻璃》,可能因为沉淀得比较久一些,对于父亲的疾病,以及生死,也更能客观地看待。并且,我关注到的更多的是整个养老生态,所以,书写的过程就更理性一些。这部作品仍然采用沉浸式的写法,我从不以居高临下抑或拉开距离的方式进入,但在构思以及心态上,这部作品的确更沉稳一些。沉稳的好处是,考虑比较周到,但可能会损失部分激情。但是,我自己认为,《远去的人》可能更是为我的父亲,或者说,为我自己而书写,延伸而来的效果是,那是一部写给阿尔茨海默病患者及其亲人、家庭的作品。但是这一次,我希望我是写给更多人的,年轻的、健康的,过着积极而优渥生活的人,因为,未来总会有那么一天,那些年轻的、健康的群体一定会一个个变成老年人,所以,在《太阳透过玻璃》中,你能看到当疾病抑或垂老迫近自己时的情景,当然,我更希望这是一次年轻人或壮年之人对老去的自己的想象,或者是通过我的笔,以老去之人的视线,追念一下曾经年轻而意气风发的自己。

“上海小镇”促发新的创作构想

我是在海边的小镇里长大的,但我与海的关系十分疏离,尽管我成长的小镇离海面仅仅3公里的距离,现在看,3公里是十分近的一段距离,但小时候,这3公里对于我而言是无法逾越的。

我成长的小镇,就在与海的若即若离中,显示出一种与江南古镇不甚相似的气质。虽然,我们的小镇上,布满了与江南古镇类似的

白墙黑瓦的房子,以及窄窄的青砖街道。但是,这里的河流更宽阔,因为临近大海,这里的居民也有海的勇敢,也许因为驻扎了更多外来人口,一方土地的规则总是在更新中,有胆魄的人便能活得更开阔。又因小镇位于上海这个大都市的边缘,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受到各种时尚与潮流的影响,所以,“海”的特征,在我的成长环境里显示出了复杂多样的层次,有海洋文化、都市文化、农耕文化、小镇文化的交集。应当说,我早期的很多小说都来自我的小镇,在小说里,我把这个小镇叫作“刘湾镇”。

我的小镇故事,那些发生在家乡的人和物故事,有一些来自我自己的记忆库。从小到大,我时常会听到家人或者老同学提及那些发生在家乡的人和物的故事,我会忽然从中得到一些全新的细节和启发,尽管这些细节片段常常与我就保存在记忆库里的细节相冲突,或者相印证,但还是会不断听到一些压根就没有听说过的故事,这是一个有趣的过程,被否定,或者被印证,都来自不同的人的主观,但你不知道哪个是对的,哪个是不对的,会有恍若隔世的吊诡感。

其实,记忆本身,也许只对拥有这些记忆的人自己而言才有意义,但是变成小说,好像就不再是一个人的意义了。打捞记忆的过程,有时候像侦探破案,找到各种线索,不断有新发现,或许没有结果,但有着很多的方向和可能性。

举个例子,记得我上初一时,有一天刚放学,有两个同学口渴,到我家来喝水,我去厨房拿水壶,他们看见我家的自来水龙头,就说不想用开水,然后打开龙头嘴巴凑上去,咕咚咕咚喝了起来。喝完,就抹着嘴巴离开了。我清楚地记得他们发育不良的黑瘦样子。几十年

后,中学同学聚会,在我家喝水的两个男生来了其中的一位,聚会时大家提起很多往事,然后我惊恐地发现,当年来我家喝水的另一位男生,也就是没来参加聚会的那个,竟然被同学描述为小学五年级时就因为掉进水沟而溺水死了。我不知道是我的记忆错位了,还是别人的记忆错位了,导致那个男生在来我家喝自来水的一年前,就已经溺死于水沟。

如果没有几十年后的老同学聚会,我将永远不知道,一个已经去世的男生“来我家喝过一次自来水”。可是,为什么不可以呢?所以,有时候我会比较迷恋那些缺失的记忆,迷恋对那些记忆碎片的拼接,让碎片重归完整以及活跃生动起来,这就好比酿酒,经过发酵和沉淀,最终就呈现出一部文学作品。

今年3月,我在《清明》文学杂志上发了中篇小说《最后的渔村》,曾经世代住着渔民的渔村,现如今,已经成为旅游景点。

其实写这篇小说的最初构思,应该来源今年春节,我和先生在一个渔村吃饭,这个渔村位于浙江与上海交界处的杭州湾畔,或许因为正处于春节期间的原因,食客比较少,我和先生选择了一个靠窗的餐桌堂食,在餐厅里,还有一桌客人,两个中年男子,一个年轻女子,我坐在他们旁边的餐桌上,眼睛看着窗外,耳朵却收拢了邻桌客人所有的对话,没有想到,他们的对话也引起了我的思考,窗外,是大片冬天的海,除了没有青纱帐,竟与我记忆中小时候的大海有那么几分相似,浩瀚而灰暗,沉闷而野性,而如今,一切都在走向更新的未来。

探索那些看不见彼此的人

从2002年开始,我开始专注写小说,然而这些年,我从未对自己的作品有过确切和完全的满意。如果说满意,只能说说自己没有浪费一个素材,或者说自己有效地运用了一些经验,以及顺利地完成了一部作品之后的快乐充实感。

我想,潜心深入创作,不仅仅是深入文学创作这种劳动所带来的审美的快乐,还有在体验中去体会创作的快乐。回顾这些年来的写作,有很多创作的灵感起源,至今,依然让我意犹未尽。

记得2010年,上海世博会首次设立残疾人综合馆“生命阳光馆”。因为要采访智障者和残疾人,我经历了一次这辈子从未有过的感官体验。

那是一个叫“盲人体验”的项目,工作人员带我进入体验区的时候,我是睁大着眼睛的。可是当我踏入那扇门的一瞬间,我发现,我已身陷无边无际的黑暗。作为现代人,我们似乎无从去体会那种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即便在古代,没有灯光的夜晚,也有星光和月光,我们总凭借着依稀的形和影而有所参照。可是在盲人体验区,没有任何参照,我站在原地,不敢贸然地跨出一小步,我甚至感觉,往前一步可能就是深渊。当时我想,我大概知道了什么是“黑洞”,什么是“盲”。

然后,工作人员提醒我,可以伸出左手去

试探,我立即触摸到一个墙体。天呐!我以为四周什么都没有,我以为我身在无依无靠的黑洞中,只是没想到一抬手,就能触摸到墙了。可是在那种绝对的黑暗中,我感到自己连伸一下手都是恐怖的,身心都充满了不确定、不可把控的不安全感,甚至是危机感。接下去,我就扶着墙,极其小心地迈步,抬起脚,探索着往前,踏下去的每一步都满怀恐惧,感觉前面的任何一步都有可能踏空,因为,我不知道前方、四周到底有什么,或者没什么。是的,在那个世界里,我是一个睁着眼却视野一片空白的人。

彼时,忽然听到声音,呼喊声,吆喝声,皮球的撞击声。工作人员开启一盏灯,星光般微弱,可依然让我立即分辨出,我的左边是一道墙,右边两米处,是一块布网拦起来的小球场。只见一群少年在星光下踢球,他们,全部是盲人。他们听着球飞来飞去的风声,听着伙伴们相互之间的吆喝声,传球、射门,守门员扑住了球……倘若没人告诉我他们是盲人,无论如何,我不能相信,这样一群盲孩子,可以把一场球踢得这样风生水起。

从黑洞里出来,重返光明,我忽然有一种死而复生的后怕,倘若在那样的黑暗中,我想,我是活不下去的。可是那些盲孩子,他们是怎么活下去的?还有,那些智障孩子,他们无法说出他们的内心,那么,他们又怎样体会我们常人所认为的那些悲欢与冷暖?我们无从获知他们的世界,或者说,他们活在另一个星球,是不是,我们永远都无法走进他们脑中的黑洞,抑或心灵的黑洞?

我忽然有种冲动,我想要写写那些活在另一个星球的人,我要试探着了解那些看不见彼此的人,是怎样懂得彼此的。

后来,我创作了一部以爱情或婚姻为主题的中篇小说集《成人记》,讲述了独自抚养失智孩子的单亲妈妈、用手感知“美”的盲人按摩师,“落伍”的橱窗设计师、患了“恐猫症”的妻子以及患了婚前恐惧症的未婚女子,通过他们的故事,来试图在精神的最深邃、最幽微处建立起一个情感理想国,有的想要突破情感困境,试图自我实现;有的给自己建立了一座精神乌托邦,以荒诞的真实去达成一个人的理想;也有的自己给自己造了一座牢房,即使手中有钥匙也不愿意走出去。所以说,生活的千姿百态,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酸甜苦辣,而文学作品带给读者就是心中的一股力量,引导读者如何更好地突破自己,丰富自己的精神世界。

无论是盲人阿兴,还是智障儿郑舟……很多时候,写这些特殊群体的人,是想以其特殊,来消解普遍的困境。然而,真正写到他们的时候,一定不是仅仅为了同情、体谅、关爱,而是,要如何做,才能当作正常人一样被对待。也许,当所有的人都把他们当作特殊群体中人的时候,父母是最不期许或者接受的,父母就是人群中少有的那几个试图走进另一个星球的人。

对于未来,我报以开放式的思维:敞开胸怀,接纳生活,热爱命运,当然,更重要的是,认真地对待自己的每一个作品。

■ 口述:向梅芳 作家 ■ 记录:张萌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人物简介·

向梅芳,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广东省作协散文学院签约作家,广东省第十一届、十二届政协委员。代表作有纪实文学“南洋客”三部曲、散文集《此在与远方》、长篇小说《向家湾》等。



向梅芳：文学渗透了我生活的日常

我通过文学寻觅光,我也想为别人带来光。这是我最初的文学理想。那时是1997年前后,20多岁的年纪,一切都那么美好而充满希望。从那之后,文学成为“我表达自己,获得快乐”的日常,成为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盐,或甜”。

全心投入,只为讲述这段“传奇”

2008年,我在一群热心的文学爱好者的鼓动下,策划、组织编写了一本地方文化指南性读本《走进信宜》。这部书的“信宜名人”栏目里,介绍了一位人物李孝式,他身份特殊,是马来西亚开国元勋、首任财政部长。我到他的故乡、有“千年古郡”美誉的镇隆去走访,没想到,有更多的人纷纷浮出水面……回来一查侨联的相关资料和地方志,才发现广东省信宜市150多万人口,其中归侨、侨眷、海外乡亲就有50多万,其中又有近40万人是“南洋客”或“南洋客”的后代。信宜原本就是中国著名的侨乡之一,这里地处偏远山区,并不靠近海洋,却有那么多人在那个年代漂洋过海,仅1926年一年间就有近3万人出洋谋生,这实在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

于是,我走进了镇隆的李家和马来西亚的李家。采访86岁高龄的马来西亚皇室拿督、李孝式的长子李剑桥,听他讲述他父亲的辉煌往事和传奇经历,还有他亲身经历的那些与中马两国的历史渊源、逃难中的浪漫往事、女强人式的祖母对他特殊的疼爱……听他回忆与他父亲一起走过的岁月,一同经历的历史事件,几百万华侨华人安身立命的马来亚(马来西亚前身),从殖民地走向独立的历史,那是一段全世界都没有先例可循的独立史。李孝式不仅促成了马来亚的和平独立,还为这个多元

化国家多种族和平共处和谐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而他个人的遭遇,却是那么令人唏嘘。那些历史绝不是“一个人的百年风云”,也不仅仅属于马来西亚和海外华人,而属于我们整个人类。就如华人闯南洋的历史,也绝不仅仅是一次“规模最大、路程最远的跨国大迁徙”,它其实是中华民族生存史的一个分支。

我和李剑桥老先生,因为一次次采访,由最初的陌生变得像相识多年的朋友。对于正在远去的“南洋”,我也有了更近更深的了解。大多过去觉得遥不可及的“问题”,随着一个个真实故事的讲述,获得了解答。从不属于传奇的自己,陷入了一个“传奇”的讲述。

于是就有了“南洋客”三部曲《百年风华——李孝式传奇》《南洋客和他们的后裔们(上)——广东人的马来亚往事》《南洋客和他们的后裔们(下)——远去的南洋》的相继问世。我将自己听到的、看到的和理解到的“南洋”与“南洋客”,还有我“认识”的“华侨”和“华侨史”,用自己的方式留下来,留在历史的记忆中。

《百年风华——李孝式传奇》公开发行后,被评论界誉为“第一部真实地反映规模巨大的华裔‘南洋客’历史面貌的长篇报告文学,以典型个体为切入点,全面地反映了‘南洋客’们一段非凡而壮阔的集体生命史”,并先后荣获湖南省第九届丁玲文学奖和广东首届“有为杯”报告文学奖。但我知道,在浩瀚的文字海洋里,这不过是沧海一粟,微不足道。我在意的是,它于我的确是一种全心地投入,一种没有保留的付出。

文学的魅力和意义在于重温记忆

这些年,因为工作的原因,我去过很多地

方,每到一个地方,都会有许多发现、感触和思考,当然也有一些难忘的瞬间、暖心的经历和留下深刻印象的人。每次,我都会习惯性地写下一些类似日志或游记的文字。当时不觉得有什么特别,多年以后重新翻阅,就会觉得异常难得。毕竟,人生的每个瞬间都是一去不复返的,能够重温的唯有记忆。而帮助记忆的,又非文字莫属。

重读散文集《此在与远方》,过去的文字总会带给我一种陌生的甚至难以置信的感觉,恍惚是在读别人的作品。我不知道产生这种感觉,对于作者来说是好事还是坏事。也许是那些文章都写得比较及时的原因,过去的很多经历,其实已经随着时光飞逝而接近忘记了,现在随着对这些文字的重温,又从记忆深处浮现出来,仿佛又重新经历了一遍,不经意间,就被自己感动了。而文学的魅力和意义,大约就在于此吧。我很珍惜这些感动的瞬间,并期望它们一直存在,永不消失。

比如这部集子里的长篇散文《我的幸福时光》讲述的是回家乡湖南澧县的所见所感,写了一路的经过,写了故乡的人情与亲情,里面有太多的往事,有自己的至亲之人。文中描述的帮妈妈干农活的场景,还有青梅竹马的小伙伴,离去的祖奶奶……有评论家说这篇散文“人物是密集的,线条却是简约而单纯的”。

我清晰记得,那篇《走进阿拉善》是在《百年风华——李孝式传奇》首发式后,与文友相携前往内蒙古采风写成的。那是我第一次走进沙漠,一切都很新奇,我就是怀着那种新奇的心情记下了沿途的壮美风光,顺便将同行的几位很有气质的作家也写进了进去,毫无保留地向读者描述了巴丹吉林沙漠、额日布盖大峡谷

谷、阿拉善美食与美酒,还写了在贺兰山深处探讨文学的所见所闻,读过的朋友都说整篇散文就像一部精彩的纪录片,有光有影,还有浓浓的人文情怀。

这部集子的容量丰富,几乎涵盖了我自己文学之外的一些行迹,值得敝帚自珍。

对历史和文化遗产的眷念与思考

每一部作品差不多都是“十年磨一剑”。《向家湾》是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酝酿已久,初衷是“献给故乡和童年,献给母亲和她的祖先……”没想到写的过程中带出那么多极富时代感和历史感的故事,也算是一份意外收获。

至于通过一个农民家族的百年兴衰折射中国百年时代变迁和中国乡土文化传承的历史命运,那是评论家解读出来的。确实,这是一部可以从各个不同的角度进行解读的小说。小说面世后,在一定范围内掀起了一股“向家湾热”,好多读者纷纷发来阅读札记、读后感、文学评论,对小说进行各种“定位”。诸如家族叙事、乡土文学、寻根文学、都市文学、女性小说等不一而足,凡此种种,常常令我感动不已。

《向家湾》的叙事时间跨度从1920年到2020年,地域跨度从粤西南到湘西北,内容涵盖民国时期中国农村的苦难辉煌、特殊历史时期的个体命运、改革开放前后农民的风凰涅槃、跨世纪一代农村青年的励志人生等,不同层次的读者都可以从中获得与自己相宜的阅读体验与收获,这是我身为作者深感满意的地方。

我也因此致敬文学,同时纪念自己走过的文学之路。世事变幻,星移斗转。无论文学在中央,还是在角落,今天依然是最具有凝聚力的存在。